

10 元/本

【国学精粹文丛】

插图

广东旅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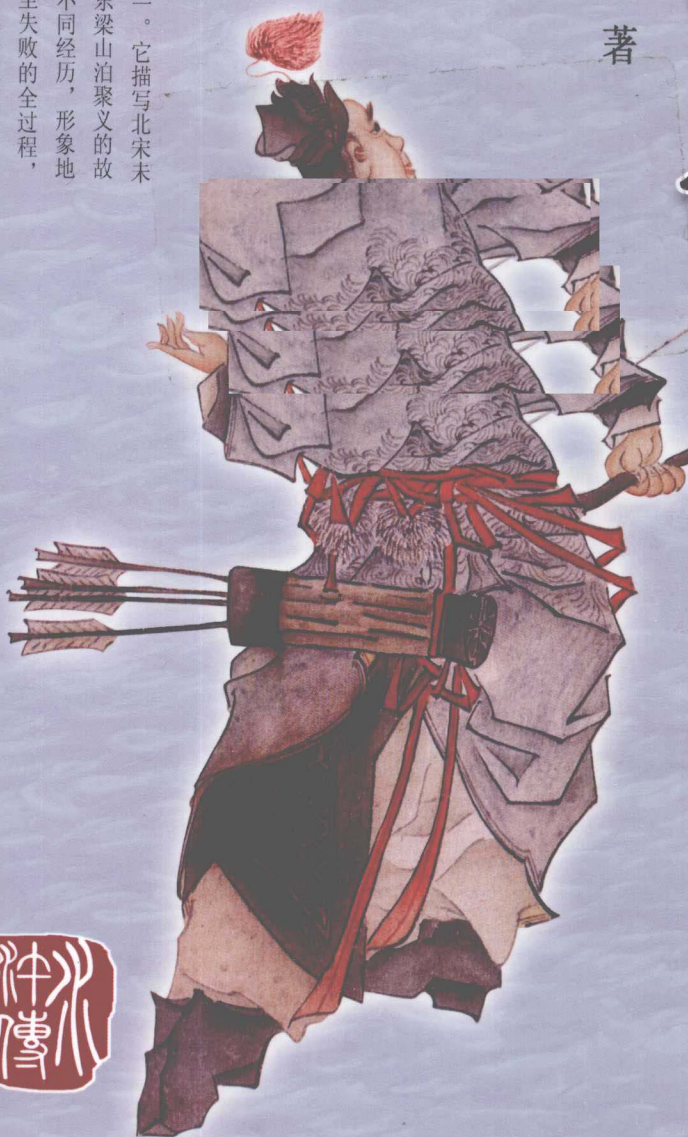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它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

(明)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水浒传

四

水浒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四 / (明)施耐庵, (明)罗贯中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5

(国学精粹文丛. 第10辑)

ISBN 978-7-80766-146-7

I. 水… II. ①施…②罗…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612 号

责任编辑 周梅英

封面设计 乐 宇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水浒传 (四)

(明)施耐庵 罗贯中 著

出版 / 广东旅游出版社

地址 /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 510600

印刷 /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65.75

总字数 / 153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80766-146-7

总定价 / 60.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水浒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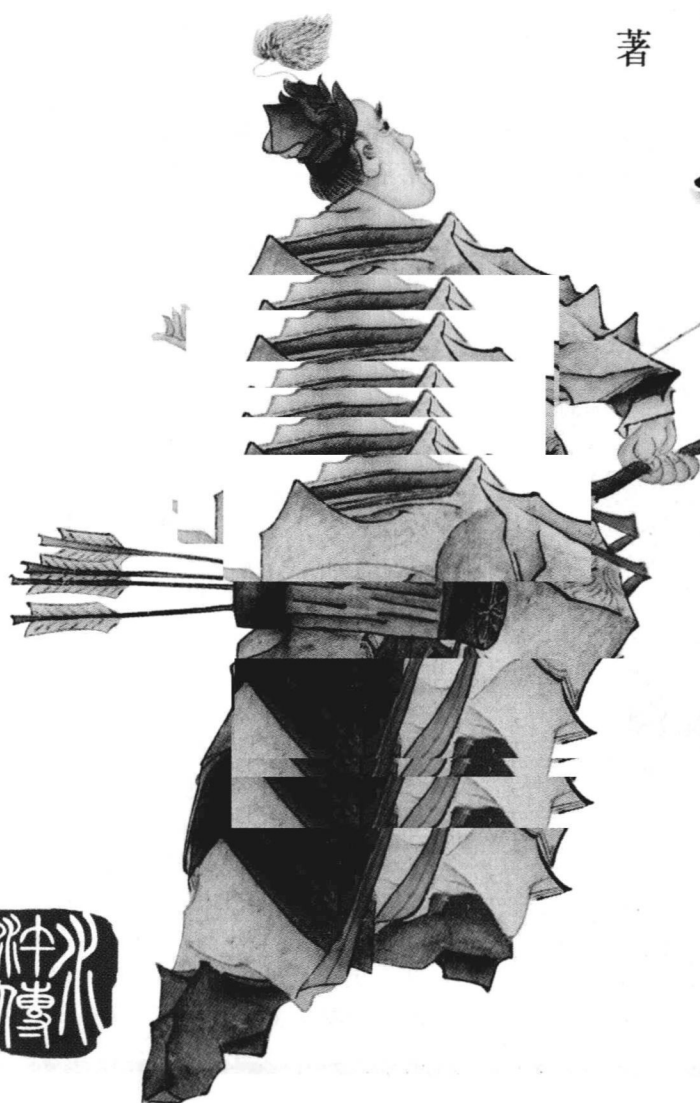
(明)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四

插图

【国学精粹文丛】

广东旅游出版社



水浒传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话说戴宗、石秀见那像个公人打扮，又见他慌慌张张。戴宗问道：“端的是甚么公干？”那汉放下箸，抹抹嘴，对戴宗道：“河北田虎作乱，你也知道么？”戴宗道：“俺们也知一二。”那汉道：“田虎那厮，侵州寺公，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早晚便要攻打卫州。城中百姓，日夜惊恐，城外居民，四散的逃窜。因此本府差俺到省院，投告急公文的。”说罢，便起身，背了包裹，托着伞棒，急急算还酒钱，出门叹口气道：“真个是官差不自由，俺们的老小，都在城中。皇天，只愿早早发救兵便好！”拽开步，望京城赶去了。

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也算还酒钱，离了酒店，回到营中，见宋先锋报知此事。宋江与吴用商议道：“我等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闻天子，我等情愿选兵前去征进。”吴用道：“此事项得宿太尉保奏方可。”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数骑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知道，忙教请进。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光降？”宋江道：“上告恩相，宋某听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盖州，早晚来打卫州。宋江等人马久闲，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保奏则个。”宿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等如此忠义，肯替国家出力，宿某当一力保奏。”宋江谢道：“宋某等屡蒙太尉厚恩，虽铭心镂骨，不能补报。”宿太尉又令置酒相待。至晚，宋江回营，与众头领说知。

却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河北田虎造反，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目今打破陵川，怀州震邻，申文告急”天子大惊，向百官文武问道：“卿等谁与寡人出力，剿灭此寇？”只见班部丛中闪出宿太尉，执简当胸，俯伏启奏道：“臣闻田虎斩木揭竿之势，今已燎原，非猛将雄兵，难以剿灭。今有破辽得胜宋先锋，屯兵城外，乞陛下降敕，遣这枝军马前去征剿，必成大功。”天子大喜，即令省院官奉旨出城，宣取宋江、卢俊义直到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



已毕，玉音道：“朕知卿等英雄忠义，今敕卿等征讨河北，卿等勿辞劳苦。早奏凯歌而回，朕当优擢。”宋江、卢俊义叩头奏道：“臣等蒙圣恩委任，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子龙颜欣悦，降敕封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各赐御酒、金带、锦袍、金甲、彩缎，其余正偏将佐，各赐缎匹银两。待奏荡平，论功升赏，加封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关支。限定日期，出师起行。宋江、卢俊义再拜谢恩，领旨辞朝，上马回营，升帐而坐。当时会集诸将，尽教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身，征讨田虎。

次日，于内府关到赏赐缎匹银两，分俵诸将，给散三军头目。宋江与吴用计议，着令水军头领，整顿战船先进，自汴河入黄河，至原武县界，等候大军到来，接济渡河。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马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准备出师。

且说河北田虎这厮，是威胜州沁源县一个猎户，有膂力，熟武艺，专一交结恶少。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田虎乘机纠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初时掳掠些财物，后来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说话的，田虎不过一个猎户，为何就这般猖獗？看官听着：却因那时文官要钱，武将怕死，各州县虽有官兵防御，都是老弱虚冒。或一名吃两三名兵的兵饷，或势要人家闲着的伴当，出了十数两顶首，也买一名充当，落得关支些粮饷使用。到得点名操练，却去雇人答应。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国家费尽金钱，竟无一毫实用。到那临阵时节，却不知厮杀，横的竖的，一见前面尘起炮响，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当时也有几个军官，引了些兵马，前去追剿田虎，那里敢上前，只是尾其后，东奔西遂，虚张声势，甚至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从贼，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那五州：一是威胜，即今时沁州；二是汾阳，即今时汾州；三是昭德，即今时潞安；四是晋宁，即今时平阳；五是盖州，即今时泽州。那五十六县，都是这五州省下的属县。田虎就汾阳起造宫殿，伪设文武官僚，内相外将，独霸一方，称为晋王。兵精将猛，山川险峻。目今分兵两路，前来侵犯。

再说宋江选日出师，相辞了省院诸官，当有宿太尉亲来送行，赵安抚遵旨，至营前赏劳三军。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兵分三队而进，令五虎八骠骑为前部。

五虎将五员：

大刀关胜

霹雳火秦明

双枪将董平

八骠骑八员：

小李广花荣

青面兽杨志

没羽箭张清

九纹龙史进

令十六彪将为后队。

小彪将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

豹子头林冲

双鞭将呼延灼

金枪徐宁

急先锋索超

美髯公朱仝

没遮拦穆弘

病尉迟孙立

丑郡马宣赞

百胜将韩滔

圣水将军单廷珪

摩云金翅欧鹏

锦毛虎燕顺

跳涧虎陈达

锦豹子杨林

井耍犴郝思文

天目将彭玘

神火将魏定国

火眼狻猊邓飞

铁笛仙马麟

白花蛇杨春

小霸王周通

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及其余将佐，马步头领，统领中军。当日三声号炮，金鼓乐器齐鸣，离了陈桥驿，望东北进发。

宋江号令严明，行伍整肃，所过地方，秋毫无犯，是不必说。兵至原武县界，县官出郊迎接，前部哨报水军头领船只，已在河滨等候渡河。宋江传令李俊等领水兵六百，分为两哨，分哨左右。再拘聚些当地船只，装载马匹车仗。宋江等大兵次第渡过黄河北岸，便令李俊等统领战船，前至卫州卫河齐取。

宋江兵马前部，行至卫州屯扎。当有卫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管待，诉说：“田虎贼兵浩大，不可轻敌。泽州是田虎手下伪枢密钮文忠镇守，差部下张翔、王吉，领兵一万，来攻本州所属辉县；沈安、秦升，领兵一万，来攻怀州属县武涉。求先锋速行解救则个！”宋江听罢，回营与吴用商议，发兵前去救应。吴用道：“陵川乃盖州之要地，不若竟领兵去打陵川，则两县之围自解。”当下卢俊义道：“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拨卢俊义马军一万，步兵五百。马军头领乃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黄信、孙立、杨志、史进、朱仝、穆弘。步军头领乃是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杨雄、石秀。

次日，卢俊义领兵去了。宋江在帐中，再与吴用计议进兵良策。吴用道：“贼兵久骄，卢先锋此去，必然成功。只有一件，三晋山川险峻，须得两个头领做细作，先去打探山川形势，方可进兵。”道犹未了，只见帐前走过燕青禀道：“军师不消费心，山川形势，已有在此。”当下燕青取出一轴手卷，展放桌上。宋江与吴用从头仔细观看，却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左图。凡何处可以屯扎，何处可以埋伏，何处可以厮杀，细细的都写在上。吴用惊问道：“此图何处得来？”燕青对宋江道：“前日破辽班师，回至双林镇，所遇那个姓许双名贯忠的，他邀小弟到家，临别时，将此图相赠。他说是几笔丑画，弟回到营中闲坐，偶取来展看，才知是三晋之图。”宋江道：“你前日回来，正值收拾朝见，忙忙地不曾问得备细。我看此人，也是个好汉，你平日也常对我说他的好处，他如今何所作为？”燕青道：“贯忠博学多才，也好武艺，有肝胆，其余小伎，琴弈丹青，件件都省的。”因他不愿出仕，山居幽僻，及相叙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吴用道：“城天下有心人。”宋江、吴用嗟叹称赞不已。

且说卢俊义领了兵马，先令黄信、孙立，领三千兵去陵川城东五里外埋伏，史进、杨志领三千军去陵川城西五里外埋伏。“今夜五鼓，衔枚摘铃，悄地各去。明日我等进兵，敌人若无准备，我兵已得城池，只看南门旗号，众头领领了军马，徐徐进城。倘敌人有准备，放炮为号，两路一齐杀出接应”。四将领计去了。卢俊义次早五重造饭，平明，军马直逼陵川城下。兵分三队，一带儿摆开，摇旗擂鼓搦战。

守城军慌的飞去报知守将董澄及偏将沈骥、耿恭。那董澄是钮文忠部下先锋，身长九尺，膂力过人，使一日三十斤重泼风刀。当下听的报来朝调遣梁山泊兵马，已到城下扎营，要来打城。董澄急升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耿恭谏道：“某闻宋江这伙英雄，不可轻敌，只宜坚守。差人未盖州求取救兵到来，内外夹攻，方能取胜。”董澄大怒道：“叵耐那厮小觑俺这里，怎敢就来攻城！彼远来必疲，待俺出去，教他片甲不回！”耿恭苦谏不听。董澄道：“既如此，留下一千军马与你城中守护。你去城楼坐着，看俺杀那厮。”急披挂提刀，同沈骥领兵出城迎敌。

城门开处，放下吊桥，二三千兵马，拥过吊桥。宋军阵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听得鞞鼓冬冬，陵川阵中捧出一员将来。怎生打扮：

戴一顶点金束发浑铁盔，顶上撒斗来大小红缨。披一副摆连环锁子铁甲，穿一领秀云霞团花战袍，看一双斜皮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红鞞钉就胜胜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银色卷毛马，手使一口泼风刀。

董澄立马横刀，大叫道：“水泊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纵马喝道：“天兵到此，早早下马受缚，免污刀斧！”两军呐喊。朱仝、董澄抢到垓心，两马相交，两器并举。二将斗不过十余合，朱仝拨马望东便走，董澄赶来。东队里花荣挺枪接住厮杀，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吊桥边沈骥见董澄不能取胜，抡起出白点钢枪，拍马向前助战。花荣见两个夹攻，拨马望东便走。董澄、沈骥紧紧赶来，花荣回马再战。

耿恭在城头上，看见董澄、沈骥赶去，恐怕有失，正欲鸣锣收兵，宋军队里，忽冲出一彪军来，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充等十数个头领，飞也似抢过吊桥来，北兵怎当得这样凶猛，不能拦当。耿恭急叫闭门，说时迟，那时快，鲁智深、李逵早已抢入城来。守门军一齐向前，被智深大叫一声，一禅杖打翻了两个。李逵抡斧，劈倒五六个。鲍旭等一拥而入，夺了城门，杀散军士。耿恭见头势不好，急滚下来，望北要走，被步军赶上活捉了。

董澄、沈骥正斗花荣，听的吊桥边喊起，急回马赶去。花荣不去追赶，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觑定董澄，望董澄后心，飏的一箭，董澄两脚蹬空，扑通的倒撞下马来。卢俊义等招动军马，掩杀过来。沈骥被董平一枪戳死，陵川兵马，杀死大半，其余的四散逃窜去了。众将领兵，一齐进城。黑旋风李逵兀是火刺刺的只顾砍杀，卢俊义连叫：“兄弟，不要杀害百姓。”李逵方肯住手。

卢俊义教军士快于南门竖立认军旗号，好教两路伏兵知道，再分拨军士各门把守。



宋萬楊林

少顷，黄信、孙立、史进、杨志，两路伏兵，一齐都到。花荣献董澄首级，董平献沈骥首级，鲍旭等活捉得耿恭并部下几个头目解来。卢先锋都教解了绑缚，扶耿恭于客位，分宾主而坐。耿恭拜谢道：“被擒之将，反蒙厚礼相待。”俊义扶起道：“将军不出城迎敌，良有深意，岂董澄辈可比。宋先锋招贤纳士，将军若肯归顺天朝，宋先锋必行保奏重用。”耿恭叩领谢道：“既蒙不杀之恩，愿为麾下小卒。”卢俊义大喜，再用好言抚慰了这几个头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备办酒食，犒劳军士，置酒管待耿恭及众将。

卢俊义问耿恭盖州城中兵将多寡，耿恭道：“盖州有钮枢密重兵镇守，阳城、沈水，俱在盖州之西；惟高平县去此只六十里远近，城池傍着韩王山，守将张礼、赵能，部下有二万军马。”卢先锋听罢，举杯向耿恭道：“将军满饮此杯，只今夜卢某便要将军去干一件功劳，万勿推却。”耿恭道：“蒙先锋如此厚恩，耿恭敢不尽心！”俊又喜道：“将军既肯去，卢某投几个兄弟并将军部下头目，依着卢某如此如此，即刻就烦起身。”又唤过新降的六七个头目，各赏酒食银两，功成另行重赏。当下酒罢，卢俊义传令李逵、鲍旭等七个步兵头领，并一百名步兵，穿换了陵川军卒的衣甲旗号；又令史进、杨志，领五百马军，衔枚摘铃，远远地随在耿恭兵后；却令花荣等众将，在城镇守，自己领三千兵，随后接应。

分拨已定，耿恭等领计出城，天色已晚，行至高平城南门外，已是黄昏时候。星光之下，望城上旗帜森密，听城中更鼓严明。耿恭到城下高叫道：“我是陵川守将耿恭，只为董、沈二将，不肯听我说话，开门轻敌，以此失陷。我急领了这百余人，开北门从小路潜走至此，快放我进城则个！”守城军士把火照认了，急去报知张礼、赵能。那张礼、赵能亲上城楼，军士打着数把火炬，前后照耀。

张礼向下对耿恭道：“虽是自家人马，也要看个明白。”望下仔细辨认，真个是陵川耿恭，领着百余军卒，号衣旗帜，无半点差错。城上军人多有认得头目的，便指道：“这个是孙如虎。”又道：“这个是李擒龙。”张礼笑道：“放他进来！”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又令三四十个军士，把住吊桥两边，方才放耿恭进城。后面那那军人，一拥抢进道：“快进去！快进去！后面追赶来了。”也不顾甚么耿将军。把门军士喝道：“这是甚么去处？这般乱窜！”正在那里争让，只见韩王山嘴边火起，飞出一彪军马来，二将当先，大喊：“贼将休走！”那耿恭的军卒内，已浑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七个大虫在内。当时各掣出兵器，发声喊，百余人一齐发作，抢进城来。城中措手不及，那里关得城门迭。城门内外军士，早被他们砍翻数十个，夺了城门。

张礼叫苦不迭，急挺枪下城来寻耿恭，正撞着石秀。斗了三五合，张礼无心恋战，拖枪便走，被李逵赶上，槊的一斧，剁为两段。再说韩王山嘴边那彪军，飞到城边，一拥而入，正是史进、杨志，分投赶杀北兵。赵能被乱兵所杀。高平军士，杀死大半。把张礼老小，尽行诛戮。城中百姓，在睡梦里惊醒，号哭振天。须臾，卢先锋领兵也到了，下令守把各门，教十数个军士分头高叫，不得杀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赏赐军士，差人飞报宋先锋知道。

为何卢俊久攻破两座城池，恁般容易？恁般神速？却因田虎部下纵横，久无敌手，轻视官军，却不知宋江等众将如此英雄。卢俊又得了这个窍，出其不意，连破二城，所以吴用说：“卢先锋此去一定成功。”

话休繁烦。且说宋江军马屯扎卫州城外。宋先锋正在帐中议事，忽报卢先锋差人飞报捷音，并乞宋先锋再议进兵之策。宋江大喜，对吴用道：“卢先锋一日连克二城，贼已丧胆。”正说间，又有两路哨军报道：“辉县、武涉两处围城兵马，闻陵川失守，都解围去了。”宋江对吴用道：“军师神算，古今罕有！”欲拔寨西行，与卢先锋合兵一处，计议进兵。吴用道：“卫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上党，他当冲要。倘贼人知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将如之何？”宋江道：“军师之言最当！”便令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五千军马，镇守卫州，再令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船只，泊聚卫河，与城内相为犄角。分拨已定，请将领命去了。

宋江众将，统领大兵，即日拔寨起行。于路无话。来到高平，卢俊义等出城迎接。宋江道：“兄弟们连克二城，功劳不小，功绩簿上，都一一纪录。”卢俊义领新降将耿恭参见。宋江道：“将军弃邪归正，与宋某等同替国家出力，朝廷自当重用。”耿恭拜谢侍立。宋江以人马众多，不便入城，就于城到扎寨。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那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以分敌势，然后分兵两路夹剿，威胜可破也。”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传令柴进同李应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柴进等四人遵令去了。当下有没羽箭张清禀道：“小将两日感冒风寒，欲于高平暂住，调摄瘥可，赴营听用。”宋江便教神医安道全，同张清往高平疗治。

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令花荣、秦明、索超、孙立，领兵五千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滔、彭玘，领兵一万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一万为右翼；徐宁、燕顺、马麟、陈达、杨春、杨林、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等其余将佐，统领大兵为中军。这五路雄兵，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

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话说宋江统领军兵人马，分五队进发，来打盖州。盖州哨探军人，探听的实，飞投入城来。城中守将钮文忠，原是绿林中出身，江湖上打劫的金银财物，尽行资助田虎，同谋造反，占据宋朝州郡，因此官封枢密使之职。惯使一把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猛将四员，名号四威将，协同镇守盖州。那四员：

貌威将方琼

貌威将安士荣

彪威将褚享

熊威将于玉麟

这四威将手下，各有偏将四员，共偏将一十六员。乃是：

杨端	郭信	苏吉	张翔	方顺	沈安	卢元	王吉
石敬	秦升	莫真	盛本	赫仁	曹洪	石逊	桑英

钮文忠同正偏将佐，统领着三万北兵，据守盖州，近闻陵川、高平失守，一面准备迎敌官军，一面申文去威胜、晋宁两处，告急求救。当下闻报，即遣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翔，领兵五千，出城迎敌。临行钮文忠道：“将军在意，我随后领兵接应。”方琼道：“不消枢密分付，那两处城池，非缘力不能敌，都中了他诡计。方某个日不杀他几个，誓不回城。”

当下各各披挂上马，领兵出东门，杀奔前来。宋兵前队迎着，摆开阵势，战鼓喧天。北陈里门旗开处，方琼出马当先，四员偏将簇拥在左右。那方琼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狮蛮带，足穿抹绿靴。左挂弓，右悬箭。跨一匹黄鬃马，拈一条浑铁枪，高叫道：“水洼草寇，怎敢用诡计赚我城池！”宋阵中孙立喝道：“助逆反贼，今天兵到来，尚不知死！”拍马直抢方琼。二将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斗过三十余合，方琼渐渐力怯。

北军阵中，张翔见方琼斗不过孙立，他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向孙立飏的一箭。孙立早已看见，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直立起来。孙立跳在一边，拈着枪，便来步斗。那马负痛，望北跑了十数步便倒。张翔见射不倒孙立，飞马提刀，又来助战，却得秦明接住厮杀。孙立欧归阵换马，被方琼一条枪，不离左右的绞住，不能脱身。那边恼犯了神臂将花荣，骂道：“贼将怎敢放暗箭，教他认我一箭！”口里说着，手里的弓，已开得满满地，觑定方琼较亲，飏的只一箭，正中方琼面门，翻身落马。孙立赶上，一论结果，急回本阵换马去了。

张翔与秦明厮杀，秦明那条根，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办得架隔遮拦。又见方琼落马，心中惧怕，渐渐输将下来。北阵里郭信拍马拈枪，来助张翔。秦明力敌二将，全无惧怕，三匹马丁字儿摆开，在阵前厮杀。花荣再取第二枝箭，搭上弦，望张翔后心觑得亲切，弓开满月，箭发流星，飏的又一箭，喝声道：“认箭！”正中张翔后心，射个透明，那枝箭直透前胸而出。头盔倒挂，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郭信见张翔中箭，卖个破绽，拨马望本阵便走，秦明紧紧赶去。

此时孙立已换马出阵，同花荣、索超招兵卷杀过来，北兵大乱。那边杨端、郭信、苏吉抵当不住，望后急退。猛听的北兵后面喊声大振，却是钮文忠恐方琼有失，令安士荣、于玉麟各领五千军马，分两路合杀拢来。这里花荣等四将，急分兵抵敌，却被那杨端、郭信、苏吉勒转兵马，回身杀来。当不得三面夹攻，花荣等四将奋力冲突，看看围在垓心。又听的东边喊杀连天，北军大乱，左是董平等七将，右是黄信等七将，两翼兵马，一齐冲杀过来，北兵大败，杀死者甚多。安士荣、于玉麟等，领兵急拥进城，闭了城门。宋兵连至城下，城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宋兵方退。

须臾，宋先锋等大兵都到，离城五里屯扎。宋江升帐，教萧让标写花荣头功。忽然起一阵怪风，飞土扬尘，从西过东，把旗帜都摇撼的歪邪。吴用道：“这阵风，今夜必主贼兵劫寨，可速准备。”宋江道：“这阵风，真个不比寻常！”便令欧鹏、邓飞、燕顺、马麟，领三千兵于寨左埋伏。王英、陈达、杨春、李忠，领三千兵于寨右埋伏。鲁智深、

武松、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兵五百，于寨中埋伏。炮响为号，一齐杀出。分拨已了，宋江与吴用秉烛谈兵。

且说钮文忠见折了二将，计点军士，折去二千余名。正在帐中纳闷，当有貌威将安士荣献计道：“恩相放心！宋江这伙，连赢了几阵，已是志骄气满，必无准备。今夜，安某领一支兵去劫寨，可获全胜，以报今日之仇。”钮枢密道：“将军若去，我当亲自领兵接应。却令于、褚二将军，坚守城池。”安士荣大喜道：“若得恩相亲征，必擒宋江。”计议已定，至二更时分，士荣同偏将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统领五千军马，人披软战，马摘鸾铃，出的城来，衔枚疾走，直至宋兵寨前，发声喊，一拥杀入寨来。只见寨门大开，寨中灯烛辉煌，安士荣情知中计，急退不迭。宋寨中一声炮响，左有燕顺等四将，右有王英等四将，一齐奔杀拢来。寨内李逵等六将，领蛮牌步兵，滚杀出寨来。北军大败，四散逃命。沈安被武松一戒刀砍死，王吉被王英杀死。宋兵把安士荣、卢元、石敬人马围在垓心。看看危急，却得钮文忠同偏将曹洪、石逊，领兵救应，混杀一场，各自收兵。

次日，钮文忠计点军士，折去千余。又折了沈安、王吉二将。石逊身带重伤，命在呼吸。正忧闷间，忽报威胜有使命擎赏令旨到来。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北门迎接。使臣进城，宣读令旨，说近来司天监夜观天象，有罡星入犯晋地分野，务宜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诉说：“宋朝差宋江等兵马来前厮杀，连破两个城池。宋兵已到这里，昨日厮杀，又折了正偏将佐五员。若得救兵早到，方保无虞。”使臣道：“在下离威胜时，尚未有这个消息。行至中路，始听的传说宋朝道兵到俺这里。”钮文忠设宴管待，馈送礼物，一面准备擂木炮石，强弓硬弩，火箭火器，坚守城池，以待救兵，不在话下。

再说燕顺、王英等众将，杀散劫寨贼兵，得胜回寨。次日，宋江传令，修治辎器械，准备攻城。令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一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滔、彭玘，领兵一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珪、魏定国，领兵一万，攻打西门；却空着北门，恐有救兵到来，城内冲突，两路受敌。却令史进、朱仝、穆弘、马麟，领兵五千，于城东北高冈下埋伏；黄信、孙立、欧鹏、邓飞，领兵五千，于城西北密林里埋伏；倘贼人调遣救兵至，两路夹击。令花荣、王英、张青、孙新、李立，领马兵一千为游骑，往来四门探听；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三百，与花荣等互相策应。分拨已定，众将遵令去了。宋江与卢俊义、吴用等正偏将佐，移扎营寨城东一里外。令李云、汤隆督修云



鄧宣
飛贊

梯飞楼，推赴各营驾用。

却说林冲等四将在东城建竖云梯飞楼，逼近城垣，今轻捷军士上飞楼，攀援欲上，下面呐喊助威。怎禁的城内火箭如飞蝗般射出来，军士躲避不迭。无移时那飞楼已被烧毁，唛喇喇倾折下来，军士跌死了五六名，受伤十数名。西南二处攻打，亦被火箭火炮伤损军士。为是一连六七日攻打不下。

宋江见攻城不克，同卢俊义、吴用亲到南门城下，催督攻城。只见花荣等五将，领游骑从西哨探过乐来。城楼上，于玉麟同偏将杨端、郭信监督军士守御。杨端望见花荣渐近城楼，便道：“前日被他一连伤了二将，今日与他报仇则个！”急拈起弓，搭上箭，望着花荣前心，飏的一箭射来。花荣听的弓弦响，把身望后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咬在口里。起身把枪带在了事环上，左手拈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觑定杨端较亲，只一箭，正中杨端咽喉，扑通的望后便倒。花荣大叫：“鼠辈怎敢放冷箭，教你一个个部死！”把右手去取箭，却待要再射时，只听的城楼上发声喊，几个军士一齐都滚下楼去。于玉麟、郭信吓的面如土色，躲避不迭。花荣冷笑道：“今日认的神箭将军了！”宋江、卢俊义喝采不已。吴用道：“兄长，我等却好同花将军去看视城垣形势。”花荣等拥护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城周匝看了一遍。

宋江、卢俊义、吴用回到寨中，吴用唤陵川降将耿恭，问盖州城中路径。耿恭道：“钮文忠将旧州治做帅府，当城之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处却都是草场。”吴用听罢，对宋江计议，便唤时迁、石秀近前密语道：“如此依计，往花荣军前，密传将令，相机行事。”再唤凌振、解珍、解宝，领二百名军士，携带轰天雷大小号炮，如此前去。教鲁智深、武松，带领金鼓手三百名，刘唐、杨雄、郁保四、段景住，每人带领二百名军士，各备火把，往东南西北，依计而行。又令戴宗往东西南三营，密传号令，只看城中火起，进力攻城。分拨已定，众头领遵令去了。

且说钮文忠日夜指望救兵，毫无消耗，十分忧闷。添拨军士，搬运木石，上城坚守。至夜黄昏时分，猛听的北门外喊声振天，鼓角齐鸣。钮文忠驰往北门，上城眺望时，喊声金鼓都息了，却不知何处兵马。正疑虑间，城南喊声又起，金鼓振天。钮文忠令于玉麟坚守北门，自己急驰至南城看时，喊声已息，金鼓也不鸣了。钮文忠眺望多时，唯听的宋军南营里，隐隐更鼓之声，静悄悄地，火光儿也没半点。徐徐下城，欲到帅府前点现，猛听的东门外连珠炮响，城西呐喊，擂鼓喧天价起。钮文忠东奔西逐，直闹到天明。宋兵又来攻城，至夜方退。是夜二鼓时分，又听的鼓角喊声。钮文忠道：“这厮是疑兵之计，不要睬他，俺这里只坚守城池，看他怎地。”忽报东门火光烛天，火把不计其数，飞楼云梯，逼近城来。钮文忠闻报，驰往东城，同褚亨、石敬、秦升，督军士用火箭炮石，正在打射，猛可的一声火炮，响振山谷，把城楼也振动，城内军民，十分惊恐。如是的高恼了两夜，天明又来攻城，军士时刻不得合服，钮文忠也时刻在城巡视。忽望见西北上旌旗蔽日遮天，望东南而来，宋兵中十数骑哨马，飞也似投大寨去了。钮文忠料是救兵，遣于玉麟准备出城接应。

却说西北上那支军马，乃是普宁守将田虎的兄弟三大王田彪，接了盖州求救文书，便遣部下猛将凤翔王远，领兵二万，前来救援。已过阳城，望盖州进发，离城尚有十余里，猛听的一声炮响，东西高冈下密林中，飞出两彪军来，却是史进、朱全、穆弘、马

麟、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一万雄兵，卷杀过来。晋宁兵虽是二万，远来劳困，怎当得这里埋伏了十余日，养成精锐，两路夹攻。晋宁军大败，弃下金鼓、旗枪、盔甲、马匹无数，军士杀死大半，凤翔王远脱逃性命，领了败残头目士卒，仍回晋宁去了，不题。

再说钮文忠见两军截住厮杀，急遣于玉麟领兵开北门杀出接应，那北门却是无兵攻打。于玉麟领兵出城，才过吊桥，正遇着花荣游骑从西而来。北军大叫：“神箭将军来了！”慌的急退不迭，一拥乱抢进城去。于玉麟已是在南城吓破了胆，那里敢来交战，也跑进城去。花荣等冲过来，杀死二十余人，不去赶杀，让他进城。城中急急闭门。

那时石秀、时迁穿了北军号衣，已浑入城。时迁、石秀进的城门，趁闹哄里溜进小巷。转过那条巷，却有一个神祠，牌额上写道：“当境土地神祠。”时迁、石秀趱进祠来，见一个道人在东壁下向火。那道人看见两个军士进祠来，便道：“长官，外面消息如何？”军人道：“适才俺们被于将军点去厮杀，却撞着了那神箭将军，于将军也不敢与他交锋。俺们乱抢进城，却被掩趁闹闯到这里。”便向身边取出两块散碎银，递与道人道：“你有藏下的酒，胡乱把两碗我们吃，其实寒冷。”那人笑将起来道：“长官，你不知这几日军情紧急，神道的香火也一些没有，那讨半碗酒来？”便把银递还时迁。石秀推住他的手道：“这点儿你且收着，却再理会。我们连日守城辛苦，时刻不得合眼，今夜权在这里睡了，明早便去。”那道人摇着手道：“二位长官莫怪！钮将军军令严紧，少顷便来查看。我若留二位在此，都不能个干净。”时迁道：“恁般说，且再处。”石秀便挨在道人身边，也去向火。时迁张望前后无人，对石秀丢个眼色，石秀暗地取出佩刀。那道人只顾向火，被石秀从背后橛察的一刀，割下头来，便把祠门栓了。

此时已是酉牌时分，时迁转过神厨，后壁却有门户。户外小小一个天井，屋檐下堆积两堆乱草。时迁、石秀搬将出来，遮盖了道人尸首，开了祠门，从后面天井中爬上屋去。两个伏在脊下，仰看天边，明朗朗地现出数十个星来。时迁、石秀挨了一回，再溜下屋来，到祠外探看，并无一个人来往。两个再重几步，左右张望，邻近虽有几家居民，都静悄悄地闭着门，隐隐有哭泣之声。时迁再趱向南去，转过一带土墙，却是偌大一块空地，上面有数十堆柴草。时迁暗想道：“这是草料场，如何无军人看守？”原来城中将士，只顾城上御敌，却无暇到此处点视。那看守军人，听的宋军杀散救兵，料城中已不济事，各顾性命，预先藏匿去了。时迁、石秀复身到神祠里，取了火种，把道人尸首上乱草点着，却溜到草场内，两个分投去，一连燎上六七处。

少顷，草场内烘烘火起，烈焰冲天，那神祠内也烧将起来。草场西侧，一个居民，听的火起，打着火把出来探听。时迁抢过来，劈手夺了火把。石秀道：“待我们去报钮元帅。”居民见两个是军士，那敢与他别拗。时迁执着火把，同石秀一径望南跑去，口里嚷着报元帅，见居民房屋下得手的所在，又燎上两把火，却丢下火把，趱过一边。两个脱下北军号衣，躲在僻静处。

城中见四五路大起，一时鼎沸起来。钮文忠见草场火起，急领军上驰往救火。城外见城内火起，知是时迁、石秀内应，进力攻打。宋江同吴用带领解珍、解宝驰至城南，吴用道：“我前日见那边城垣稍低。”便令秦明等把飞楼逼近城垣。吴用对解珍、解宝道：“赋人丧胆，军士已罢，兄弟努力上城！”解珍带朴刀上飞楼，攀女墙，一跃而上，

随后解宝也奋跃上去。两个发声喊，抢下女墙，挥对乱砍。城上军士，本是困顿惊恐，又见解珍、解宝十分凶猛，都乱窜滚下城去。褚亨见二人上城，挺论来斗了十数合，被解宝一朴刀搠翻，解珍赶上，剁下头来。此时宋兵从飞楼攀援上城，已有百十余人。解珍、解宝当先，一齐抢杀下城，大叫道：“上前的剁做肉泥！”众人杀死石敬、秦升，砍翻把门军士，夺了城门，放下吊桥，徐宁等众将领兵拥入。徐宁同韩滔领兵杀奔东门，安士荣抵敌不住，被徐宁戳死，夺门放林冲等众将入城。泰明同彭玕领兵抢夺西门，放董平等入城。莫真、赫仁、曹洪，砍乱兵所杀。杀的尸横市井，血满街衢。

钮文忠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同于玉麟领二百余人，出北门便走。未及一里，黑暗里突出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一个猛将军，一个莽和尚，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

毕竟钮文忠、于玉麟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话说钮文忠见盖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与同于玉麟、郭信、盛本、桑英保护而行，正撞着李逵、鲁智深，领步兵截住去路。李逵高叫道：“俺奉宋先锋将令，等候你这伙败撮鸟多时了！”抡双斧杀来，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英砍翻。钮文忠吓得魂不附体，措手不及，被鲁智深一禅杖，连盔带头，打得粉碎，撞下马去。二百余人，杀个尽绝。只被于玉麟、盛本望制斜里死命撞出去了。鲁智深道：“留下那两个驴头罢！等他去报信。”仍割下三颗首级，夺得鞍马盔甲，一径进城献纳。

且说宋江大队人马，入盖州城，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火焰，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教军士将首级号令各门。天明出榜，安抚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盖州屯住，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解珍、解宝功次。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盖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申呈宿太尉。此时腊月将终，宋江料理军务，不觉过了三四日，忽报张清病可，同安道全来参见听用。宋江喜道：“甚好。明日是宣和五年的元旦，却得聚首。”

次日黎明，众将穿公服幞头，宋江率领众兄弟望阙朝贺，行五拜三叩头礼已毕，卸下幞头公服，各穿红锦战袍，九十二个头领，及新降将耿恭，齐齐整整，都来贺节，参拜宋江。宋先锋大排筵席，庆贺宴赏，众兄弟轮次与宋江称觞献寿。酒至数巡，宋江对众将道：“赖众兄弟之力，国家复了三个城池。又值元旦，相聚欢乐，实为罕有。独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水军头领李俊等八员，及守陵川柴进、李应，守高平史进、穆弘，这十五兄弟，不在面前，甚是慢快。”当下便唤军中头目，领二百余名军役，各各另外赏劳，

教即日担送羊酒，分头去送到卫州、陵川、高平三处守城头领交纳，兼报捷音。分付兀是未了，忽报三处守城头领差人到此候贺，都奉先锋将令，戎事在身，不能亲来拜贺。宋江大喜道：“得此信息，就如见面一般。”赏劳来人，陪众兄弟开怀畅饮，尽醉方休。

次日，宋先锋准备出东郊迎春，因明日子时正四刻，又逢立春节候。是夜刮起东北风，浓云密布，纷纷洋洋，降下一天大雪。明日众头领起来看时，但见：

纷纷柳絮，片片鹅毛。空中白鹭群飞，江上素鸥翻覆。飞来庭院，转旋作态因风；映戈戈矛，灿烂增辉荷日。千山玉砌，能令樵子怅迷踪；万户银装，多少幽人成佳句。正是尽道丰年好。丰年瑞若何？边关多荷载，宜瑞不宜多。

当下地文星萧让对众头领说道：“这雪有数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儿，二片的是鹅毛，三片的是攒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唤做梅花，六片唤做六出。这雪本是阴气凝结，所以六出，应着阴数。到立春以后，都是梅花杂片，更无六出了。今日虽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却是或五或六。”乐和听了这几句议论，便走向檐前，把皂衣袖儿承受那落下来的雪片看时，真个雪花六出，内一出尚未全去，还有些圭角，内中也有五出的了。乐和连声叫道：“果然！果然！”众人都拥上来看，却被李逵鼻中冲出一阵热气，把那雪花儿冲灭了。众人都大笑，却惊动了宋先锋，走出来问道：“众兄弟笑甚么？”众人说：“正看雪花，被黑旋风鼻气冲灭了。”宋江也笑道：“我已分付置酒在宜春圃，与众兄弟赏玩则个。”

原来这州治东、有个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亭前颇有几株桧柏松梅。当晚众头领在雨香亭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不觉日暮，点上灯烛。宋江酒酣，闲话中追论起昔日被难时，多亏了众兄弟。“我本郢城小吏，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枪万刀之中，九死一生之内，屡次舍着性命，救我出来。当江州与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时，万分是个鬼；到今日却得为国家臣子，与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宋江说到此处，不觉潸然泪下。戴宗、花荣及同难的几个弟兄，听了这般话，也都吊下泪来。

李逵这时多饮了几杯酒，酣醉上来，一头与众人说着话，眼皮儿却渐渐合拢来，便用双臂衬着脸，已是睡去。忽转念道：“外面雪兀是未止。”心里想着，身体未常动弹，却像已走出亭子外的一般。看外面时，又是奇怪：“原来无雪，只管在里面兀坐！待我到那厢去走一回。”离了宜春圃，须臾出了州城，猛可想起：“阿也！忘带了板斧！”把手向腰间摸时，原来插在这里。向前不分南北，莽莽撞撞的，不知行了多少路，却见前面一座高山。无移时，行到山前，只见山



凹里走出一个人来，头带折角头巾，身穿淡黄道袍，迎上前来笑道：“将军要闲步时，转过此山，是有得意处。”李逵道：“大哥，这个山名叫做甚么？”那秀士道：“此山唤做天池岭，将军闲玩回来，仍到此处相会。”

李逵依着他，真个转过那山，忽见路旁有一所庄院。只听的庄里大闹，李逵闯将进去，却是十数个人，都执棍棒器械，在那里打桌击凳，把家火什物，打的粉碎。内中一个大汉骂道：“老牛子，快把女儿好好地送与我做浑家，万事千休；若说半个不字，教你们都是个死！”李逵从外人来，听了这几句说话，心如火炽，日似烟生，喝道：“你这伙鸟汉，如何强要人家女儿？”那伙人嚷道：“我们是要他女儿，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砍去。好生作怪，却是不禁砍，只一斧，砍翻了两三个。那几个要走，李逵赶上，一连六七斧，砍的七颠八倒，尸横满地；单只走了一个，望外跑去了。

李逵抢到里面，只见两扇门儿紧紧地闭着，李逵一脚踢开，见里面有个白发老儿，和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啼哭。见李逵抢入来，叫道：“不好了，打进来了！”李逵大叫道：“我是路见不平的。前面那伙鸟汉，被我都杀了，你随我来看。”那老儿战战兢兢的跟出来看了，反扯住李逵道：“虽是除了凶人，须连累我吃官司。”李逵笑道：“你那老儿，也不晓得黑爷爷。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现今同宋公明哥哥奉诏征讨田虎。他们现在城中吃酒，我不耐烦，出来闲走。莫说那几个鸟汉，就是杀了几千，也打甚么鸟不禁！”那老地方才揩泪道：“恁般却是好也！请将军到里面坐地。”

李逵走进去，那边已摆上一桌子酒馔。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李逵接过来便吃，老头儿又来劝。一连吃了四五碗，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双手双双地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将军在宋先锋部下，又恁般奢遮，如不穷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将起来道：“这样腌臢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只见那边一个彪形大汉，仗着一条朴刀，大踏步赶上来，大喝一声道：“兀那黑贼，不要走！却才这几个兄弟，如何都把来杀了？我们是要他家女儿，干你甚事？”挺朴刀直抢上来。李逵大怒，抡斧来迎，与那汉斗了二十余合。那汉斗不过，隔开板斧，拖着朴刀，飞也似跑去。

李逵紧紧追赶，赶过一个林子，猛见许多宫殿。那汉奔至殿前，撇了朴刀，在人丛一混，不见了那汉，只听得殿上喝道：“李逵不得无礼！着他来见朝。”李逵猛省道：“这是文德殿，前日随宋哥哥在此见朝，这是皇帝的所在。”又听得殿上说道：“李逵，快俯伏！”李逵藏了板斧，上前观看，只见皇帝远远的坐在殿上，许多官员排列殿前。李逵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心中想道：“阿也！少了一拜！”天子问道：“适才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跪着说道：“这厮们强要占人女儿，臣一时气忿，所以杀了。”天子道：“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赦汝无罪，救汝做了值殿将军。”李逵心中喜欢道：“原来皇帝恁般明白！”一连磕了十数个头，便起身立于殿下。

无移时，只见蔡京、童贯、杨戩、高俅四个一班儿跪下，俯伏奏道：“今有宋江统领兵马征讨田虎，逗遛不进，终日饮酒，伏乞皇上治罪。”李逵听了这句话，那把无名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住，搭两斧抢上前，一斧一个，劈下头来，大叫道：“皇帝，你不要听那贼臣的说话。我宋哥哥连破了三个城池，现今屯兵盖州，就要出兵，如何恁

般欺诳？”众文武见杀了四个大臣，都要来捉李逵。李逵搭两军叫道：“敢来促我，把那四个做样！”众人因此不敢动手。

李逵大笑道：“快当！快当！那四个贼臣，今日才得了当，我去报与宋哥哥知道。”大踏步离了宫殿。猛可的又见一座山。看那山时，却是适才遇见秀士的所在。那秀士兀是立在山坡前，又迎将上来笑道：“将军此游得意否？”李逵道：“好教大哥得知，适才被俺杀了四个贼臣。”那秀士笑道：“原来如此！我原在汾、沁之间，近日偶游于此，知将军等心存忠义，我还有紧要说话与将军说。目今来先锋征讨田虎，我有十字要诀，可擒田虎。将军须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知道。”便对李逵念道：“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一连念了五六遍。李逵听他说得有理，便依着他温念这十个字。那秀士又向树林中指道：“那边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在林中坐地。”李逵才转身看时，已不见了那个秀士。

李逵道：“他恁地走得快！我且到林子里去看，是甚么人。”抢入林子来，果然有个婆子坐着。李逵近前看时，却原来是铁牛的老娘，呆呆地闭着眼，坐在青石上。李逵向前抱住道：“娘呀！你一向在那里吃苦？铁牛只道被虎吃了，今日却在这里！”娘道：“吾儿，我原不曾被虎吃。”李逵哭着说道：“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宋哥哥大兵现屯扎城中，铁牛背娘到城中去。”正在那里说，猛可的一声响亮，林子里跳出一个斑斓猛虎，吼了一声，把尾一剪，向前直扑下来。慌的李逵搭板斧，望虎砍去，用力太猛了，双斧劈个空，一交扑去，却扑在宜春圃雨香亭酒桌上。

宋江与众兄弟追论往日之事，正说到浓深处，初时见李逵伏在桌上打盹，也不在意。猛可听的一声响，却是李逵睡中双手把桌子一拍，碗碟掀翻，溅了两袖羹汁，口里兀是嚷道：“娘，大虫走了！”睁开两眼看时，灯烛辉煌，众兄弟团团坐着，还在那里吃酒。李逵道：“啐！原来是梦，却也快当！”众人都笑道：“甚么梦？恁般得意！”李逵先说梦见我的老娘，原不曾死，正好说话，却被大虫打断。众人都叹息。李逵再说到杀却奸徒，踢翻桌子，那边鲁智深、武松、石秀听了，都拍手道：“快当！”李逵笑道：“还有快当的哩！”又说到杀了蔡京、童贯、杨戩、高俅四个贼臣，众人拍着手，齐声大叫道：“快当！快当！如此也不枉了做梦！”宋江道：“众兄弟禁声，这是梦中说话，甚么要紧。”李逵正说到兴浓处，揎拳裹袖的说道：“打甚么鸟不禁？真个一生不曾做恁般快畅的事。还有一桩奇异：梦一个秀士对我说甚么‘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他说这十个字，乃是破田虎的要诀，教我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宋江、吴用都详解不出。当有安道全听的“琼矢镞”三字，正欲

蔡福 蔡庆

